

军旅作家，与强军时代同行

■王 龙

设时期，许多优秀军队作家的成长也离不开部队上下的支持培养。

一个时期以来，随着一批批老一代的专业军事文学创作人才相继退休，以及转行从事影视创作等原因，军队作家出现青黄不接的严峻趋势，军事文学创作在低谷徘徊的问题日益突出，重振军事文学雄风，人才队伍建设迫在眉睫。搭建事业平台，形成新的文学创作团队，争取早出新产品，早出新人才，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面对强军新时代，军旅作家需要些什么？

我想，最重要的是要更新观念。在现实条件下，还想依靠“五脏俱全”的艺术团队等已不可能，必须利用文职人员新政策等有效渠道，努力挖掘社会艺术资源，实行资源整合、优势互补。更为重要的是，面对改革强军的现实考验，军队作家的创作思维如何加快实现“升级换代”。

自国家和军队诞生起，军队保卫国家的职能是基本未变的。但随着战争形态快速转型、武器装备更新换代和使命任务不断拓展，现代军队作战的时代背景发生了崭新变化。如何认清和把握军旅生活“变”和“不变”的部分，在深层次考验着作家对战争哲学、人性深度的认识。身处改革强军洪流中的军队作家，谁能敏锐预判，谁能率先转型，谁就能抢占创作的制高点。

长久以来，军旅现实题材创作难以与现实生活“同步”是经常为人诟病的老话题。有的作家思维僵化老套、缺乏时代精神，依然没有脱离传统创作模式，有的作家则追求新惊奇

酷、脱离部队生活，基本是美剧“行活”的照搬拼凑。对于正在进行的前无古人的强军事业，这次军队改革最关键的环节在哪里，恐怕不仅是在体制、理论或者装备，更重要的是在人心，在观念。仅以陆军部队组建的合成营为例，编制体制从一岗一责到一岗多责，能力需求从一专多能到多专多能，遂行任务从相对单一到多元多样。这些新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是系统性的、整体性的，甚至带有全局性，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确实不小不少，这就需要军队作家从思维观念、作战理念、建设模式等多个方面去抓住军队转型建设的关键节点和观念变化。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军队作家其实是在与转型中的军队同步成长，互相修正。如果说过去最具前沿性的军事文学创作也不过是对既成历史的“总结反思”，那么对于今天许多改革“进行时”而言，改革者自身都还在苦苦跋涉的探索之路上，这无疑对军队作家的历史感、判断力和预见性提出了更高更难的挑战。

今天的军队作家需要与改革强军者同向同行，和他们一起经历感受激流险滩，穿越云雾风尘，在抵近生活现场之后还要敢于反映现实矛盾，共同探求解决方案。从某种意义上说，创作不能仅仅是歌舞升平，也应继承中文脉中的优良传统，在幽微处发现美善，在阴影中看取光明。我们需要的是触手生温的参与者和亲历者。因此，作家既应注重对和平年代军人牺牲奉献精神的审美提升，也要关注

个体军人在改革转型中的阵痛与变化，从人们习焉不察的地方重新出发，去将一个“小世界”及其内部风景呈现在读者面前。而不是在在面对扑朔迷离的现实时对不确定事物采取避重就轻的刻意规避。

面对新时代，军旅作家们还要适应全新体制编制下全新的文学队伍组织管理模式。今天军队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使军事文学的生存空间、表现手段和传播方式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改革强军大背景下，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军事文学如何以新的观念、新的模式创建新的团队、新的阵地。今天的部队实战化训练上天入海甚至远涉重洋；演习不再是单一平面，往往是诸军兵种合成立体；执行多样化任务早已出了国门，足迹、航迹到达亚、非、欧。如何提高融入体系、领兵打仗的战斗力，是各级都在探索的重大命题。

军队作家要从战略规划、转型建设、使命任务和练兵备战等全方位书写新时代的军队，就必须尽快突破军兵种各自为战的传统思维，在创作积淀中不断强化信息主导、体系支撑、精兵作战、联合制胜、创新驱动等思维理念。要积极学习与现代战争有关的高科技知识，能够深入生活，熟悉官兵，了解不同类型部队，能够统筹表现联合作战内容，在文学创作中才能真正树立一种“联合文化”意识。我们期待一支专业与业余相结合的“全军文学舰队”早日出现在海平线上，讴歌强军新时代，表现人民军队浴火重生的阵痛与辉煌。

文学赏析

从作品中感受审美力量

屈全绳将军解甲退休以来，已有200多万字的作品问世，内容涉及文学、党史、军史、藏学、民族史等等，体裁横跨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等。许是几十年军旅生涯的磨砺，让一个老兵的灵魂也长出了坚硬的骨头。今年夏天，年届75岁的老人在写完长篇小说《鹤头岭别墅》之后，又把社会关注的若干焦点通过微小说的艺术手法形象地表现出来，引起读者的共鸣。

最近，我有幸拜读了作者的《红灯》《应聘》《地震》《遗嘱》《补课》等部分微小说，感受到这位老人把艺术的触角伸向当今社会现实生活。特别是其反映军旅生活的《命运》《摇号》等作品，令我如沐春风春雨般的滋润，如经寒天冰地般的洗礼，在欣喜与困顿中备受教益，感悟良多。我好久没有读到这样令人酣畅淋漓的作品了。

我们说艺术的美学意义，不是取决于它符合某种创作理论的程度，而是取决于它所包含的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取决于艺术的广度与深度。屈全绳将军在半个多世纪军旅生涯中淬火的这些艺术结晶所蕴含的政治修养、思想境界与责任担当，在他塑造的人物形象中得到生动的展现。我读作家的微小说，既被他史诗性的宏伟叙事所感动，又被他反映历史真实的艺术经营所折服。梳理他的微小说脉络，看得出作者首先是确立了自己的思想立场、写作态度、哲学理念和美学主张后才进入创作领地的。这些作品像一面多棱镜，从不同角度折射出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的不同价值取向和道德评判，可谓见微知著、微言大义。

《命运》《摇号》堪称这批微小说中军旅题材的代表作，是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血肉联系的深刻注脚，更是对寒凉军人家国情怀的鞭笞。作家以作品形象的鲜明性、概括的深刻性、艺术的独创性塑造了艺术的“真”。两篇反映军旅生活的微小说，前者真实地描摹了中俄双方两个边防站站长（宋林与拉莫托夫）之间的“较量”，既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了中国军人形象，又栩栩如生地再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给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注入的新能量。

《摇号》是从现实生活中摄取素材。在某些人的眼中看似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作家却从“人性”的角度切入内核，深刻剖析，具有一种强劲的“正义”与邪恶、高尚与卑劣、美与丑”的激烈搏杀的批判意义，读之顿感如泣如诉。你看，“伸手可采流云”“严重高寒缺氧”的根本原因所在。在长征路上，尽管有重重敌军的围追堵截，尽管条件异常艰苦，仍然有许多来自人民群众的子弟加入红军。不断有红军战士倒下，也不断有新的战士加入。红军长征期间，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在一名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红军战士将仅有的被子剪下半条留给老百姓，老百姓也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女那样支持、保护他们。真正站在最大多数人民一边，为人民的事业奋斗牺牲，是人民军队壮大和胜利的根本，也是人民军队造就新人新世界的源泉。

如今，人民军队已经走过了91年的光辉历程。在党的领导下，扎根人民，服务人民，汲取革命历史的精神养分，人民军队就能永葆青春，永葆活力，永葆初创时的朝气和斗志。

《北京岁时》系列三册，是“北京古籍丛书”的新品种，也是一部很有历史的丛书。1958年，北京出版社开始整理与北京有关的史地文献，1960年出版了丛书的第一部《长安客话》。多年来，北京出版社出版了80多种与北京有关的古籍文献，涉及历史地理、典章制度、掌故轶闻、名胜古迹、诗词杂俎、人物传略、物产风俗等诸多领域。此次出版的“北京岁时”系列共包括

笔抒高怀唱正气

——读屈全绳军旅微小说感言

■马安信

台，渴望摇到优惠购房号的迫切心情难免激动。可“心知肚明”、信誓旦旦的开发商也要，“言之凿凿”、笑脸迎送的房管局卢科长也要，最终都让这位立过二等功、三等功，长年戍守国门、每次探亲只能“租房寄住”的万东方连长的希望落空。五个多月后，连天岩哨卡得知知府又有优军政策出台，全连官兵准备预祝连长妻子向阳红摇到购楼房号。就在连长巡逻返回哨卡途中，指导员却接到了万东方同学发来的电报，告知身怀六甲的向阳红在赶往摇号的路上遭遇车祸，望他速回，处理后事……

读作家小处入笔、大处显像的微小说，均有一种正气在摇曳，一种正能量在鼓荡。特别是他反映军旅生活的作品，我感受最深的是作家的文学创作有着几方面的基质：一是庄严且神圣的思想，二是强烈而激动的情感，三是运用词藻的艺术，四是结构的圆满卓越。他坚守的创作理念是：文学即人学。毋庸置疑，屈全绳便是如此将自身的思想境界、创作观点蕴含于充分的艺术展示中，着重写人，写人的内心世界，并在复杂尖锐的人物矛盾中展示人物性格及命运。更使读者折服的是，作者在创作中将纯熟的艺术修为与不着痕迹的无技法完美结合，力求语言准确、生动、传情、传神，不故作深奥，恪守着他好好好读、雅俗共赏的艺术呈现。

“北京岁时”系列展现北京历史文化

■杨 帆

《燕京岁时记(外六种)》《北平岁时志》《北平岁时征》三种，写作时间从明代到民国，著作方式有自著也有编纂，但贯穿其中的一个不变的精神就是，向读者介绍老北京人如何过日子，以及与之相伴而来的衣食住行、游戏娱乐、生活禁忌，等等。

翻开这三本书的任意一本就会发现，原来北京人把那些非年非节的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

“说文解字”出新篇

■夏廷献

范登生在研究汉字的同时，还发现了记忆汉字的新方法。通过研究分析，他发现运用汉字的人记忆方法主要有两种：硬性记忆和软性记忆。硬性记忆就是死记硬背，从笔画、字形到字义都要全部背下来。软性记忆是弄清每个“汉字构件”的含义，这个字的大概意思就可以掌握了。比如“鲁”字是由“鱼”和“日”两个字符构成，鱼字表示鱼类，日字表示嘴巴、进食、言说。两形会意，“鲁”字本义就是吃鱼。因吃鱼怕鱼刺卡住喉咙，必须小心翼翼、少言寡语，所以“鲁”字有木讷、迟钝、愚笨、粗鲁等义。再如，“拳”字从手从卷省形，把手指卷起来就是拳头；“掌”字从手从尚，把手指散开就是手掌；“拿”字从手从合，把手指聚合起来就是拿取东西。据统计，中国汉字大约有500多个基本字符构件，熟练掌握这500多个字，就可以基本达到“见形知义”的程度和境界，比“硬性记忆”一个汉字不仅节省了时间和精力，且记忆可以深刻持久。

触摸“初心”

■杨大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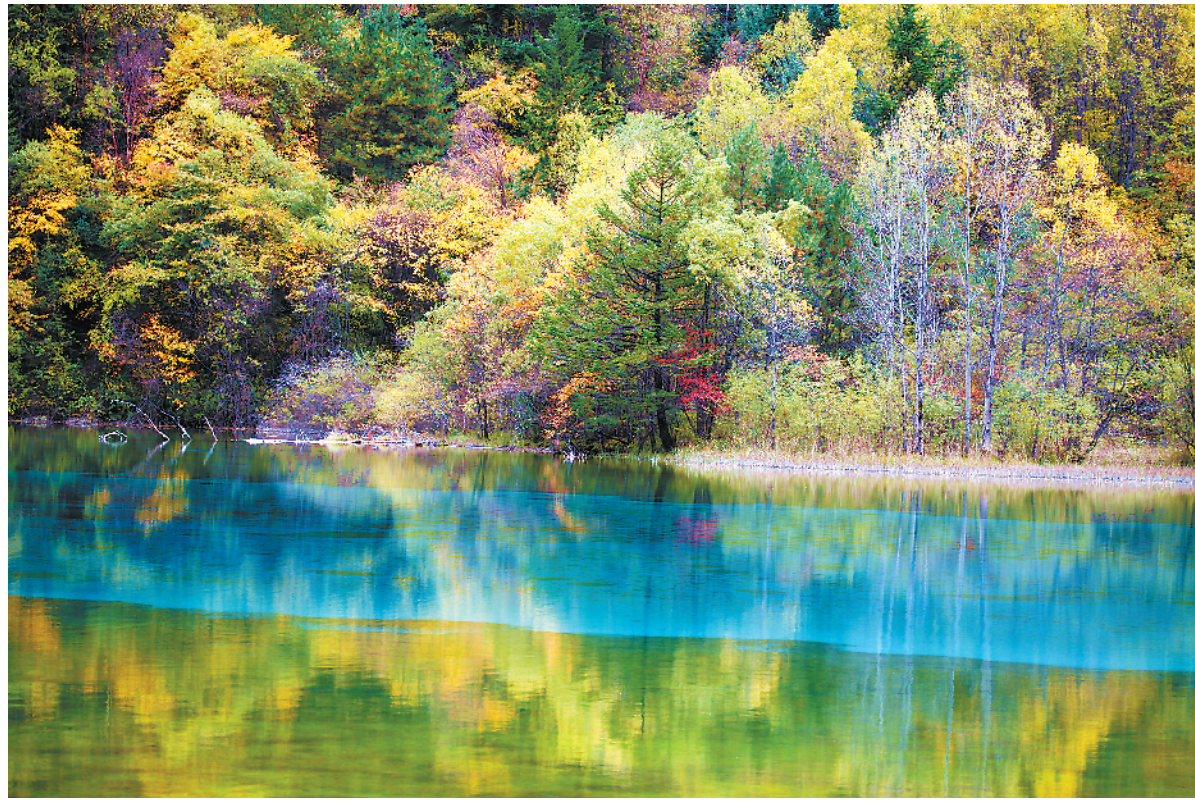
群众大会，去过红色剧院。他毫不惹眼地坐在观众的中间，玩得很高兴。”这种艰苦朴素是普遍的，斯诺观察到“从最高级指挥员到普通士兵，吃的穿的一样……指挥员和士兵的住处，差别很少，他们自由地往来，不拘形式。”斯诺在同彭德怀一同观看抗日剧团演出时，亲眼看到彭德怀脱下自己的棉衣披在旁边的一个小号手身上。领导人的艰苦朴素，红军内部的官兵平等，消除特权，军队指挥员、领导人与基层士兵同甘共苦，这在当时的人民军队中是极为普遍且自然而然的。

感悟人民军队生机勃勃、昂扬自信的初心。斯诺所到之处，每每遇到的红军指挥员和普通战士，都让斯诺怀疑自己是不是身处中国。因为，这

些同他在中国其他地方看到的，以及听到的中国人“麻木、愚昧、怯懦”等完全不同，他们自信活泼、朝气蓬勃、头脑清晰、意志坚强、富于行动力。红军战士的年龄而经历丰富是斯诺反复提及的。在他遇到的队伍里，普通士兵的平均年龄是十九岁。许多红军战士已经作战七八年至十年，经历了长征，但还只是十多岁、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而他们不言苦，不言累，对自己已经受过的苦难和传奇的历程不以为意。这样的一批年轻战士、新人的造就，是革命成功最大的主体性因素。这些新人，这些战士是人民的子弟，他们是觉醒了的人民群众，是人民军队的最初血液，他们创造了历史，创造了新中国。斯诺后来遇到长

大美中国·多彩金秋

陈 颺摄



长征

第4345期

今日阅读